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三

明 皇甫汈 撰

七言絕句

奉和子約夏日郊居五首

炎日遙從瘴嶺還
新開幽徑竹林間
南中六月渾無暑
猶記衙齋對雪山

用世無能恰似樗
坐驚啼鳥落花餘
邊生僻性惟耽臥

縱使臨池亦懶書

坐倚桐陰岸角巾誰堪裹服起迎賓
杜門却笑曹顏遠何事因踈恨故人

三畝芳園帶草堂一行作吏久荒涼
烏衣樂事多清夜莫向春池夢別長

夢鹿初醒日上遲戲禽偏愛午陰時
隱侯新製郊居賦不遇王筠未解知

新秋月譙三絕句

端居自愛小庭閒
皓月流光照酒間
試向南枝看宿鳥
莫將離思遶關山

常年月向客中明
今夕人歸倍有情
底恨烽塵吹海戍
笙歌銷却館娃聲

謝家華萼聚應難
月滿西園似舊看
昏夜尚思遊秉燭
誰教見月不為歡

十八夜兒楸治酒邀諸父
待月始陰仍霽

清夜歡遊忽作陰
少時斜月復開林
倩教絲竹陶餘興

莫惜兒曹解此心

送朱揮使提兵備禦

牙旗遙指海東雲
夜半潮隨刁斗聞
充國來邊多勝算
不教幕下久從軍

夜過張子不值

偶隨明月過君家
幽徑無人自落花
書帙亂拋青玉案
尚餘螢火掛窓紗

次子約答賓

閉戶無營懶自宜
逃名漸覺少人知
相逢陌上休相問
二陸今非入洛時

東子約二首

古來齊物賤彭殤
余浪長悲十二郎
不奈春風如解恨
夜深飛雨助淒涼

東吾達命愛都捐
最是憂心易損年
頭白逢春能幾許
且收雙淚向花前

題扇

步從洛水凌波夜偶向巫山行雨時趙氏入宮爭見媼
喬家傾國兩相宜

題梅贈僧

說法臺前凝素暉香霑貝葉冷侵衣老僧面壁渾無語
落盡梅花當雪花

長兄齋中嘗畜白鸚鵡一隻亡後歸之於人哀賦
二首

客到花間問主人隔簾先聽語聲頻今來却作烏衣燕

飛向東家別僽春

塵生窓畔綠陰稀
不見籠中舞雪衣
何似義烏能戀主
寒枝棲盡尚來飛

閏七夕病中作

花燭人間卜夜難
香車天上結重歡
嗟余抱病移單枕
非愛雙星欲臥看

題扇

吳苑總為嘉麗地
春風況是艷陽時
鶯花十里橫塘路

載酒移舟到處宜

黑將軍被放

漢將功成謗易生
藍田歸去不勝情
青天一片淮南月
猶照當時細柳營

送朱生戍滇

行盡黔中萬疊山
昆明特秀五華間
漫過銅柱思鄉泣
會見金雞放赦還

題燕

綠裊輕絲巷柳斜
朱顏依舊映桃花
雙雙慣向春風舞
愛得宮腰似趙家

題蘭二首

月映湘潭弄葢初
清香先自襲衣裾
紛紛桃李爭妍夜
一種幽情總不如

小玉盈盈不事粧
青樓夜夜舞霓裳
欲君記取同心語
解佩臨風贈早芳

北山

羨君棲隱出人羣，獨向山齋臥白雲。
自是松杉堪寄傲，不須猿鶴為移文。

次韻送張允清遊武當二首

歸臥東山聊引年，始知傲吏已成仙。
乘槎若遇浮丘子，定好相攜躡紫烟。

看君已過古稀年，猶欲名山訪列仙。
可是向平婚嫁畢，不愁岐路有風煙。

課小侍習舞二首

小髻盤鴉二七年新教垂手舞當筵夜來何事羅裙皺
祇恐凌雲化作仙

初著霓裳怯尚羞纖腰婀娜不勝柔鶯花容易催春老
莫道盧家忘却愁

元夕燈下觀舞二首

華燈攜自日南來火樹蘭枝夜夜開氤氲翠袖燈前舉
一片輕雲落楚臺

萬斛璣絲巧織成銀花點點弄春情玉容翻向光中立

何似仙姝隔水晶

戲東子約

燈市才收春漸饒
柳情梅態不勝嬌
相攜早辦東山屐
何用持經坐寂寥

題沈周八景圖

瑤臺高起闔城西
下瞰胥濤烟草萋
歌舞盡隨麋鹿散
月明惟有夜烏啼
右姑蘇臺

靈巖深鎖舊離宮
香井琴臺輦路通
池上花饒西子醉

簾聲時嚮畫廊東
右靈巖山

萬笏山頭一逕分
半通祠宇半連墳
可憐僧舍成灰劫
落盡泉聲見白雲
右天平山

太湖風浪畫冥冥
烟樹微茫接洞庭
船到中秋徐蕩槳
湖中漾出兩山青
右太湖

一開茂苑古城隅
百里鶯花入畫圖
為問海陵何處是
寒鴉飛盡但平蕪
右長洲花

吳王宮遶百花洲
十里香隨脂水流
芳杜盡凋惟鳥雀

飛來飛去候龍舟
右百花洲

章郎種樹似劉郎
片片開成錦水鄉
一自尋源迷去所
不知春色在河陽
右桃花塢

橋橫古渡帶平沙
楓落寒山日影斜
舟女莫言估客樂
鐘聲將夢到天涯
右楓橋

為僧題畫

誰道空門無世緣
畫圖猶自向人傳
詩成何限清秋興
恰似休公怨別年

贈董少姬

年才二七美朱顏
家住青樓大道間
曾記少時行樂處
不堪清夢到巫山

再贈董少姬

玉貌蘭心笑口嬌
未盈三五小嬋娟
雙成只合仙遊去
故向人間畱可憐

過董氏

不到青樓三紀年
章臺柳色半銷烟
今來非是江州夜

對却琵琶亦黯然

朱將軍第夏讌二首

海上軍書久不通
閒拋鎖甲掛凋弓
誰知河朔追涼處
却在營門細柳中

筵開西第午風輕
玉映冰山四座清
暑氣翻成秋氣肅
蓮歌按出凱歌聲

題花圖贈王郡守徐少府二首

洛陽盡說花如錦
蜀郡曾聞錦作潭
一自分符來出守

年年春色在江南

茂苑晴洲遶鹿臺芳菲應待錦帆來
不須更置催花使
一奉仁風萬樹開

二月二日子約席上翫雪同詠二首

今年逢閏訝春遲積霰凝暉似臘時
楊柳何因飛早絮
梅花渾已拂殘枝

飛花綴戶總瑤芳束素纖腰映舞行
最是多情何水部
故教羅綺喚春光

春寒歌二首

搖落寧知三月時
未逢禁火亦寒吹
梅翻六出花成雪
柳濕千條雨作絲

剪就春羅未試衣
花間無計覓芳菲
鳳樓絕似龍沙夜
征戍何須更憶歸

雨過秦姪賞玉蘭

愛汝庭蘭萬玉開
年年一度看花來
莫愁風雨消輕粉
暗送幽香入酒杯

題畫寄栗二宣甫

少年折取杏花枝曾共元方走馬時回首長安春色裏
因君一為寄相思

閏午

今年閏月兩端陽共對榴花再舉觴百歲幾迴能遇此
不妨頻繫五絲長

勸舞詞

石家選舞按新聲不惜黃金教始成莫恠楚宮多瘦損

纖腰能得幾時輕

捲燈詞

火市燈街久寂寥
幾家銀燭慶元宵
纔過三五收華焰
可信韶光疾似颿

子浚庭中玉蘭盛開感賦

香銷玉樹更生春
不見當年種玉人
莫道有情非草木
半垂未展似傷神

何內翰招讌獲聞聲伎之盛作三絕句

房中樂自舊京傳促柱輕調慢拂絃曲罷周郎卽得顧
但聞餘響繞燈前

紅粧喚出夜畱歡翠袖因霑細雨寒為謝喬家無惡客
不妨歌舞教人看

二月鶯花樂事新更憐羅綺坐生春當杯入手休辭飲
祇恐夫君怒美人

雨餘早起蘭花乍開幽亭可玩遂以一枝貽弟子
約枉詩見投兼報此作

灌園為憶閑闌人靜裏無營動亦真折取蘭枝當華萼
佩時須悟贈時因

吳文部園中觀鞦韆四絕句

綵架朱絲盪碧空翩翩雙蝶逐花叢祇知神女能行雨
不道仙姬會御風

乍起花間漸出牆只愁人遠但聞香嬌容願倩風為力
故製湘裙特許長

緊約雲鬟恐髻偏雙鉤玉笋蹴金蓮平明芳徑休輕掃

畱取人來覓翠鈿

女伴年齊二六餘爭先跣巧氣凌虛箇中飛燕身能慣
百遍看來總不如

贈別董少姬

花月長承座上歡關山忽作曲中彈楚雲一散陽臺冷
始悟佳人再得難

虎丘餞別

解道禪機色是空猶將別怨惱休公當筵一掬傷心淚

灑向天花併作紅

虎丘感別

分岐昔上說經臺
愁鎖寒雲鬱未開
祇樹翻同湘漢竹
淚痕畱處不堪來

送子仁弟遊茅山二首

天外三峰翳白雲
人間何處訪茅君
容江二月多春水
落盡桃花路始分

洞口松杉蔽隱居
玉宸宮闕接清虛
相逢道士應須問

茂政年來好寄書

宮詞

禁城柳色藹春暉
江上龍舟去若飛
典筭預開金鎖待
君王初進五時衣

花朝歎

二月春深煖未迴
花時猶未見花開
宸遊唐后渾嫌晚
惟得傳教內使催

玉疊梅子約園中新值

玲瓏萬玉琢成花獨掩羣芳色倍華可是天邊瓊樹種
乍移江左水郎家

戲簡吳純叔

長夏園林寂更深思君何事減春心月明閒却秋千影
懊恨牆頭但綠陰

題新紅

春色纔堪擁座中小喬曾亦恨春風臨粧若使羅郎見
定折桃花賦比紅

重贈董少姬二首

玉人重喜醉花前
璧月流光夜可憐
何事花飛人別去
却因圓缺悟塵緣

舊日啼紅尚漬衣
可禁沾袂淚重揮
江流亦恐愁難浣
願逐寒潮一度歸

山中觀梅二首

四山祇樹總成梅
十里幽香護法臺
試向鄧林投杖去
何如給苑看花來

乘興觀梅蕭寺間揚州何用遠遊還老僧花下聊趺坐
面壁渾疑對雪山

花下贈妓

折取梅花贈麗人壽陽更覺晚粧新分明羣玉山頭見
人面花枝一樣春

寄贈趙姬二首

爭言飛燕是前身曾記昭陽第一人祇恨塵緣猶未盡
却隨紅粉度芳春

少小名推作狀頭舞腰掌上不禁柔年來通藉金閨者
未必才華勝女流

除夕雪二首

歲暮江城春已過寒雲猶作六花多長安憶得朝元騎
幸借餘光送玉珂

漏聲隨霰聽來稀漸覺青陽飲素暉何事東風渾未起
柳花無賴訝先飛

題竹贈妓

分明弄影碧參差學得江南舊製詞敲斷玉釵聲似恨
粉痕畱取未乾時

送王公子之白下二首

爾抱青箱寓舊京五陵結客總肥輕鄉心却逐秦淮水
猶自東流向闔城

相門有子降王門詎訝當年齊偶尊憶得鳳凰臺上月
渭陽深處照黃昏

公子有姊歸于
中山因流寓云

豫章詞四首送范于中之江藩

滿堂絲竹且停聲
試聽關山送客情
王勃舊傳滕閣賦
陸機新擬豫章行

秋半湖隄柳未疎
鶯花稍減別來初
朱輪擁處頻教駐
會有門人託後車

當時盛事數徐陳
千載餘風尚未湮
君到洪都須下榻
好於清夜遲幽人

衙齋吏散晝長關
坐對薇花見鳥還
雨後捲簾來爽氣
幾多詩思在西山

題桃源圖

試問桃花幾度新武陵深處舊迷津也知聖世非秦日
移向東都別作春

題陸氏資隱田卷

賣卜城南今幾年囊中猶自少餘錢何如宋玉惟題賦
乞得君王雲夢田

題張仲梅花時居母喪

萬玉參差點作花渾疑雪色映衣麻思君莫道詩全廢

聊倚東風詠白華

二鸚鵡詩

長兄得白鸚鵡一枚鵝身鵠尾有冠如纓而色
黃志曰鸚鵡也客自南海歸者持紅鸚鵡一枚
體差小而翅綠翠羽並奇產焉昔宋顏延之賦
白謝莊賦亦恨未能兼也余欲操筆侈辭方抱
襴生之誠然終不能嘿嘿也為占二絕付司鳥
者歌之云爾

慧性能言冰雪姿玉階曾亦侍光儀年來翠袖爭承寵
詎是霓裳進舞時

身向炎方萬里歸衆賓誰不訝朱衣漢庭白首為郎者
猶未銜恩得借緋

還扇詞

惋矣汪生悽哉吳媛締蘭心於偕老奄蕙質之
先零密友興哀悼亡成賦慷慨命管託團扇之
幽情出入懷袖攄卷衣之餘感暫捐班篋幸獲

楚弓嗟乎玉洞埋骨非去珠之可還香謝返魂
豈遺簪之故在物則偶爾人其奈何

憶昔春華溘露時曾將麗曲寫憂思蛾眉不及齊紈素
一散人間無見期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四

明 皇甫汈 撰

頌贊銘

清海奇功頌

若稽古昔重華纂厯爰書猾夏之文祇德握符猶載叙
戎之績蠢茲倭夷弄兵濡沫中奚足為聖朝靈哉當其
竊發也始逞貪殘卒肆桀驁乃至焚城剝邑斬將度吏

釁構累年殆無寧歲禍延四省半為丘墟上厯宵旰之
憂大奮赫斯之怒簡命元老授以斧鉞召募習流置為
材官仰藉寵靈式遏寇虐尋就剪滅悉為盪平然民疲
於征遣師困於行間財竭於轉餉力殫於防守得不償
失功僅準過此其往事之大較也夫日本諸夷僻處海
島洪濤巨浸天之所以限華夏也然浮艍駕艦乘風溯
浪倏往倏來千里一息敵騎之蹶蹙不捷於此也跳梁
盤舞且戰且怯邇則必接遠則火攻匈奴之長伎不鉅

於此也議者方軫北顧而忽南圖向非高帝神武察見
狡譎謝款罷互羅衛布堠而嚴為之防鄆漳之間不胥
而為夷乎迨今烽火稍戢瘡痍甫定而師處生棘田卒
汙萊遷徙之民未盡歸農蕩析之婦未曾還織方且收
骨四郊想魂千里乙丑仲夏風汎忽作閭閻震驚蓋傷
弓之鳥羽落於虛九遇毒之夫色變於談虎無足恠也
時則有巡按御史洛陽函野溫公霜稜所蒞風裁著稱
歲及瓜期圖上刻草方駐節義興羽檄星馳鷹揚電發

乃令總帥郭君為先鋒別駕劉君佐之兵備憲使耿公將中軍而躬率勇敢彈壓其後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申以旦誓刻以宵征有言三沙瀕海賊勢叵測不可輕蹈者立斬以徇由是三軍股慄拔戟爭趨耳懼於迅雷目眩於流矢桑蔭未徙而藁首傳矣生擒三十六人斬首數百級其他沉屍汨羅自相蹂躪而膏野者又莫可勝記也神哉王師乎奇哉侍御之功乎或曰倭昔崛起民不知兵乃斬木揭竿為合蟻聚以此而戰折北不支今

訓練已久器械益利信臣精卒非向之屠販亡賴也長
鍛勁弩非向之鉏耰棘矜也殊不知久安者弛常勝者
驕以驕心而御弛衆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卒非不練適
以予敵器非不堅操以倒授食非不足齎為盜糧豈可
謂今易而昔難哉矧倭夷之深入我土也不習地形妄
意空藏貼不測之危冒重闕之險昧利黷貨幸而距脫
者徒以中國之姦為之嚮導也今則造舟除器非一朝
一夕矣士效智謀師有紀律探知要害覘得虛實即所

就擒者咸髡頂睥目闊足駢指無不一當百者非復雜
以鄣漳懦弱也又豈昔難而今易哉乃使戰無遺鏃返
無隻輪而我民無乘障之勞填塹之苦婦女無繫鞍之
辱嬰兒無貫槊之慘農不輟耕商不易肆靚粧袷服之
遊如故方響棹歌之聲不絕而寇已亡矣伊誰之賜哉
獨不觀之療疾乎已在膏肓投之烏附而愈病者德以
為良醫而不知元氣耗矣孰與切脈望色攻于湊理者
功上也又不觀之救焚乎將在煨燼不避焦爛而赴者

主人引以為上客而不知玉石燬矣曷與曲突徙薪止
燎於方揚者功最也以此觀之今日之功豈減於癸甲
之時乎嚴未遑戒而師已班警未及聞而捷已奏焉於
是天子喜曰破敵神速不以賊遺君父真御史哉一二
執政皆吳產也驩然釋其故鄉之思君臣交慶於廟堂
之上罔不嘖嘖賢侍御者而公則曰聖天子威德遠加
元輔訏謨素定小臣何力之有哉時巡撫大中丞會稽
周公巡江御史新安尹公先以王事祇役於外乃由大

江來奔會於海上殄其餘黨俱蒙白金綵幣之賚郡邑
諸屬各亶乃心衛尉而下悉聽縱指勤勞並可書矣稽
昔裴晉公亦由御史建勲超拜將相公歸上毗天子平
玉衡銷金鎬張樂洞庭之濱放畜長洲之苑江左之民
非公大造而誰哉司勲氏曰儼允于襄吉甫興歌淮蔡
既平宗元製雅不有藻辭益彰鴻烈迺為頌曰東南嘉
麗吳嬴越饒爰及中葉寇亂是遭軍疲於戍民瘁於徭
褐靡卒歲藿不謀朝十室九罄千里蕭條坐憤棲會寢

思報殺我有黍稷齎為盜糧我有金繒肱為盜裝嗟我
父子驅之海疆雕甍綺棟燼于燎揚帝命元老威武肅
將廓清大憝汙可小康康休亡何妖氛載煽鯨浪飛颿
羽書遞箭聞者褫魄談者槁面桓桓侍御從容應變戴
星出師蒙暑與戰申令六軍寇不可玩遵海而陣遇于
沙穴甲未及擐鼓不成列渡沉其舟逸亂其轍集從天
降散隨飈瞥一日之間三獻其捷不識不知罔奪民業
赫赫膚功實偉實奇折衝于俎制勝于帷勢如破竹算

若發機渠醜既殄餘孽亦夷民安以慶士飽而嘻舍爵
高譙攬轡徐馳謙謙侍御載拜稽首帝德誕敷臣力何
有賓服百蠻天子萬壽昭格上玄靈貺是祐司勲作歌
宣之凱奏勒石海壖永耀厥後

匡靖翊隆頌

有序

嘗覽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而有感於君臣相與豈不
章哉若夫雲龍風虎會逢其適鴻毛巨魚勢乘其便元
首股肱之資腹心腎腸之寄備易而儲難求勞而享逸

稽古盛帝顯王曷嘗不用此術哉我明若蒲州楊公博
弱冠解褐負洛陽之才腰章製錦流東阿之譽遂以循
吏徵拜曹郎僅踰二紀超登三事羣望屬焉在昔世宗
之朝氛祲未寧邊圉多警以公為夏官大司馬以詰
兵戎以勵將士龍旗飛藻鼉鼓樹羽爪牙之任若堯命
羲叔周任祈父由是威震殊俗風偃遐裔凡東寄南象
西鞮北譯罔不獻琛來廷回面內嚮部曲憚其威德君
長識其姓名肅皇帝垂衣裳銷鋒鏑志牒之所未載舟

車之所未通踰沙越漠輸琛納賫者以億計公之力也
逮今上即位海宇乂安以公為天官大冢宰統百官咨
四岳口代天言手握王爵樞斗是司若左雄卓絕於前
山濤莫嗣於後由是舉士歌牧之中辟才琴釣之上凡
內而司府監寺外而藩臬郡邑罔不銓分涇渭藻別朱
紫天下謂其公清時人目以貞固聖天子平玉衡升泰
階凡奔走䟽附先後禦侮濟濟在朝野無遺賢者公之
力也在昔嘉靖己丑世宗御極之八載也銳精圖治稽

古禮文延攬俊哲寤寐幽人設天網以該之築黃金以
招之由是鴻羽漸階振鷺充庭海內去與離潔持梁齒肥
攀龍附翼以赴功名之會者上下驩然交欣工用相得
也有若文華敷於藝苑治行著於郡邑忠藎據於臺諫
徽猷宣於藩岳得人之盛首是科云然位不閱於崇品
年不躋於中壽者多矣滁陽奄忽未竟齊安畱滯周南
矧陟台秉鉉非公一人而誰哉垂聲竹帛銘功鍾鼎列
爵殊稱剖符錫壤公曷以臻此哉惟天縱公思啓行翼

咸可也而獨俞咸否也而獨弗策共揆也而獨當力共奮也而獨克高論廟堂之上而千里若見不越几席之間而百世可知聖主待公以弘功熙績矣且公西晉世家也累葉簪纓繼武科第侍御作於前祠部述於後公奚憂焉宜乎享黃髮渥丹顏天壽平格為國元老茲歲戊辰甲子始周夏五廿又四日懸弧之辰也天子令宗伯司馬大官錫讌上尊漬酒宰夫胾饌教坊陳樂衛士騰舞八座稱觴百寮結駟詞臣賡歌乃有同榜逸史竄

跡虎丘翹首龍門載拜而獻頌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
中條有岵作鎮蒲川惟嶽降神申甫迺誕條亦毓靈楊
公攸贊姑射異人綽約駐顏公參其術呼吸引年皤首
絳縣甲子胡考公介遐齡永錫難老文武為憲周美吉
甫桓桓楊公實惟其伍將相兼權蜀稱武侯奕奕楊公
爰與之儔昔在匡靖司馬受脤蠻方輯柔如民之馴今
迺翊隆為帝冢宰以統百官以均四海迺武迺文多男
多壽何福不臻俾爾單厚秉云不惑震曰遺清功德並

劭身名俱榮

顧孺人頌給事存仁母

牒稱軻母史頌鴻妻赫赫武肅垂範中閨徵士尚德淑
媛與齊始修挽鹿終誠鳴雞哲嗣駿發職司諫議爭廷
犯顏排閹冒忌謬諤不回遐徙曷懟岷岵增勞杜稷苟
利賢哉孺人大義實聞爰迪厥子爾獻於君惡不可為
隱焉用文前史所載異代同芬黃門寧親曹家逐子一
旦背損流悲徵仕火燄帷堂反風獲止匪籍慈靈孰昭

懿美

蜀國關侯像贊

矯矯關侯史稱虎臣乘時拔跡奮不顧身勇畧盖世英
武絕倫生為名將死為顯神火德中微妖氛構亂慷慨
辭曹驅馳翊漢國步斯頻王艱于扞地厚天高精誠可
貫寶刀淬鏑鐵錡嘶鳴笑談雲霧叱咤風霆萬夫莫敵
千里長征正直而壹凜凜猶生雖有弘勲身歿氣燼孰
若我侯靈威不泯貌肖美髯心紆義悃家祝戶禋世劫

共盡

張簿贊

為少宰張公潮作

矯矯張公被褐懷璧曹侯試掾蕭相發跡小往奮庸奚
假推擇智效一官莫匪王役權閹作威奴使羣吏鼎貴
脂韋鮮不喪氣辭俎遜言投章抗議螳螂之怒讐彼虎
皆諸司填委貪敗蠹成公在易州砥節惟清時會竒羨
歲出有經誰謂簿寢流其頌聲公拜湖藩遺榮遐引知
後必大高門容軫肅肅宰臣閱崇籍甚本固斯蕃源深

斯濬易氓懷德敬宇崇祠載勒其績載肖其儀曾是要
位湮沒罔知苟業斯劭胡秩云卑杜陵庇令按劍詆傳
爰延為長不聞郡縣古人與稽剛亦可見世濟休光天
恒福善

許中丞像贊

西京巨麗闡於憑虛華嶽降神誕自奧區時惟許公奮
庸在位爰奉末光式參下吏歲月云邁山川間之願見
顏色邈若瓊枝嗟吾匪故繫公猶素展圖端拜恍若神

晤湛乎其思晬乎其形若昔待詔挾藻天庭目裂以眴
髮怒而指若上封章攬轡而起春風以披秋陽以暄若
進諸生讐經辯難司馭肅肅鳴鑾噦噦又若持版支頤
數馬而對裘帶閒緩羽檄孔棘若在軍旅坐嘯而策慷
慨登遊從容燕語若攜賓從觴奕別墅公髮雖改乃葆
其真公齒雖宿而思則新既抗玄流載弘雅致威稜所
懍翹緬增氣

陸義姑姊贊

姊事詳載其弟給事梁傳中

烈士殉名偉夫蹈義豈伊女德亦與之比婉婉克斷柔
嘉能制賢哉陸姊在寡而貞乃有哲弟為王諍臣譏彈
時相抗疏於廷批鱗逢怒竄跡遐徼妻疾彌留家遭不
造哀哀二雛影形相弔祇役戒言不遑內顧匪我無家
爾家曷附匪我無子爾子曷怙父兮萬里母兮九原耄
矣太姑曷能爾存往鞠往育展誰之恩魯婦存姪齊師
却兵矯矯陸子異代同情險阻備嘗憂戚用成聶姊砥

節傷勇獲咎第五謫善內省實疚急難之刺是圖是究
國曰直臣家曰義姊爭光日月流聲閭里小子執彤敢
告司史

王氏三貞贊

澶州侍御家也

皎皎常氏弱嬪於王曾未三稔夫溘天亡遺孤是孕冀
延以昌在襁幾殞籲天乃康精誠之假懿行孔彰清風
激俗澶水流芳肅肅侯妹中丞之裔偕老是期中道奄棄
姑欲見奪指天以誓譬草棲塵無後可恃處情尤難端

操愈勵嗣厥徽音無忝常氏赫赫趙女誕自鼎族荆布
是甘乃厭繁縟降而能珍在饋惟穀良人早殲微屑是
育婉婉柔容竟謝膏沐伊常與侯粲爾賢淑緬昔三仁
君子之貞三良是殘烈士狗名何如三婦慰彼九京率
禮蹈義匪愛其生內德既諒外教實刑刺臣作頌敢告
司旌

讀朱中丞遺烈論贊

蓋聞皎皎者易汙礲礲者易缺豈不信哉余觀朱中丞

遺烈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嗟乎若中丞者可謂強直自
遂有南陽之風者矣自發科起家承麾出守稍遷卽署
載揚憲度厯典藩條所在以能稱其治大較尚嚴察操
下束濕而發摘如神惠逮於單微威行於貴戚以故德
怨恒相半焉至開府兩浙坐鎮八閩官由新置法罔舊
章事聽便宜權得專攝其襄同安雙嶼諸山寇及翦漳
泉甌鄞諸海夷前後數百餘戰斬首千餘級雖營平圖
金城之畧定遠恢玉門之勲曷過焉少假歲月聖朝將

賓越裳而責楛矢矣奈之何豪右不利飛文巧詆黨虐構
釁遂使當宁回鑒於萬里執政過聽於三人褫爵服以
屏居顧妻子而嘆息念塌翼之莫奮悼司鳴之無晨乃
仰藥杯中溘死牖下徒僵尸寓諫抉目觀兵不亦悲乎
卒之後曾不三載而夷患孔熾禍連吳楚毒流閩粵蔓
延烽火幾為丘墟貝錦之夫始醜顏以噬臍切齒於戎
首亦何及哉追論是非折衷功罪當優以廟謚爵其子
孫然不聞理伏波之冤訟深源之枉者豈漢德之少恩

抑天道之爽報也哉贊曰肅肅中丞才猷經世既逢其
時亦履其位致果用剛道家所忌淳海迴瀾長城撒蔽
夕輝可收朝露不待所至蒙利乃身受害前虧厥成後
亦尋敗三復覽餘千載增慨

五旅銘

五旅者皇甫子旅於黃而其居有五也堂曰含暉室曰
枝亭曰友鹿軒曰清風臺曰蘭芳云先是黃令奉御史臺
檄業已為治理官外館矣有餘材焉乃構堂三楹扁曰

舍暉取謝詩山水含清暉也前臨大江後枕赤壁山川
信美余讞暇居之未嘗不超然適也暉曰含之豈時當
用晦道尚守黑耶世之抱仁而腴懷義而華者一切以
才短之不識古追琢斧藻曷所指哉而彼莖莖弗語象
恭浚衷而逸行者果皆得為有道之士否耶銘曰上德
守黑良賈深藏其暉允吉君子之光堂之後徧室僅容
膝曰枝莊生所謂鷦鷯巢林不過一枝者也余退食每
端居深念理以遣已情以恕人不知奧窔之在廣莫湫

隘之在昭曠也昔蘇長公被放多就安國定惠間游息
省過而余經歲不再至束縛又可知矣銘曰爾心之寬
爾處而安曲士小知達人大觀堂之前除有支屋欹焉
堪輿家謂弗可也乃構小亭翼蔽之余燕坐憑檻啓疏
二鹿輒麇麇然馴而不擾也余出而有上下之交必矜
持伺察稍慢易弗中履度輒獲罪而余姓又素夷也豈
若二鹿於我相忘哉乃知茂陵長薄麋羣鷗侶有足投老
者矣銘曰委爾形葆爾真無役爾機心厥故有軒曰清

風云曰清風軒者大夫夏廷芝建也毅皇帝時大夫以御史被謫稍遷同知府事因建茲軒脩竹夾植而臺榭中峙也余始開徑自含暉通矣江光嵐氣藹然戶牖杜門謝吏即野人之居不似使君衙舍矣昔長卿慕相如之風延陵附子臧之節士固有曠世相感者謂非此類也耶銘曰王者尊賢容衆不失細微則行葦受之爾堅爾節于時懋之軒臨高臺可以延眺然荒蕪不治皇甫子芟夷而新之荆茱稍翦叢蘭始被故曰蘭芳臺云或曰

子之來黃寄耳非久當棄此去惡用新之余曰人生代
間皆寄耳奚直黃哉彼赤墀青鎖而紫闥也豈子息所
耶銘曰蘭生幽徑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
以困窮而易其常紛吾有此內美兮奚忝爾楚鄉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五

明 皇甫汈 撰

序集

三吳水利圖考序

昔禹抑洪水疏九州陂九澤諸夏乂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
滎陽下引則宋鄭陳蔡曹衛與汝泗會於楚西通漢川
雲夢之野東通鴻溝江淮之間齊醜溜濟蜀穿一江於吳

則通三江五湖皆可行舟餘用溉田百姓饗其利而水利之
說興焉子長著論於河渠孟堅推廣於溝洫而水利之書成
焉鄭國始開而秦以饒足宣房未塞而漢遂不支此其利害
之大較矣吳本具區涌川開瀆吞江納漢出乎大荒之中行乎
東極之外浸莫大焉若夫壞壩映埜畛畷帶郭灌注則埆瘠盈
鍾壅閼則腴衍枯粒海陵之儲天府之所仰給也元嘉肇葺
谿之功大業興京口之役益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其要
在於導之使趨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已矧揚州之

域厥土塗泥易於淤積厥田下下難於漳流加之淫雨告
災稽天示牛馬莫辨而民其魚乎甲辰之歲侍御新昌沃
州呂公際靈長之運立寧晏之朝奉輜軒而來巡緬澄清
以寄慨甫肅吏軌亟求民瘼乃諫議陳疏條列五便酌賈
讓之令猷殫及三慮存郊生之往鑒上當宸衷下協羣筭詔
報曰可言悉施行民罔懟勞職司惟恪緣撫臣驟遷雖功未
克竣而惠亦霑決矣間又考迹往牒綜覈舊聞蒐桑氏之
經詳周官之制遠追韓牧近昉謝琛時則文太史氏雅善

輿圖窮河源於筆端收祇軸於指掌草未殺青而瓜代行
矣圖置郡齋書存私篋越歲己未太守陽曲王公承麾蒞止
畱心民務周省阡陌勸課農桑每思白公之遺歎召父之
羨因覽茲圖爰購全帙校而刻之屬序於予其為編也總圖
一郡圖四州圖一縣圖十有八為水二千二百九十有奇為
岸一為堰十壩二十有五閘三十有一各系以考說凡奏
䟽二工計一以至諸賢論述名臣奏記並采而附焉缺嘉
與湖者以非管轄之地馳未遑駐也夏書載禹治而篇名

貢者重邦本也逮公總憲西臺督儲南甸今日成賦之
逸咸昔底績之勞若心計而預定焉者經國其有徵乎
夫治水必躬歷山川非妄意戶牖可測而知也以禹之
神而不免蹈毳即攢者蓋地有卑高土有沃鹵湍有緩
急脈有淺深勢有迂邇非咨詢相度力局施哉其次莫
若智智者亦故而巳謂循禹之舊也余嘗登姑蘇望五
湖求源於宣歙遡委於荅荊乃知水由五堰百瀆東匯
於三江載折而之海白茆七鴉尤要害也大都水渟則

為害汎則為利洩則不渟蓄則不竭濬則長流而後浸
漑適宜漕輓稱便弭謗者取喻於防川衛生者致察於
榮絡合單子之書殆思過半矣我明若夏忠靖公已試
之績吳李遵之功特最焉漢延年之言曰河須按圖書
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雖桑海或遷而歸壚則一是編
也實千載可率之典功與言同不朽云

守令懿範叙

記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泛言人當法古以為行

也傳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專言吏當法古以為治也
古人往矣其良法美意方冊具載典型猶存非事之已
成者乎自馬遷著循吏之篇若叔敖子產之徒咸奉職
循理以道民禁姦西京而下海內烝烝嚮入若吳公文
翁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嚴而化乃獨稱仲舒弘寬三
人為儒者以經術潤飾吏治屬頽頽出其下耶而又別
立儒林豈直守功令誦說詩書文以禮樂未達於政遂
使秦疑儒為無益人國而吏將為法家流耳舛哉吳郡

守廣平蔡公敦尚儒行以聖賢之心求帝王之治其蒞
吳也興舉學校孝悌力田勸課農桑教養樹畜通渠廣
溉銷兵戢盜崇儉去奢大都昉西京之遺軌至明斷精
識本於信義篤誠又推尊宋儒周程朱陸而允蹈焉故
其弭災捍患格天感神蘊之為仁心施之為仁政醇乎
儒治殆毫末罔有假者使我明遵漢法徵所表二千石
拜為三公堯舜其君用此道矣間取古守令政蹟彰彰
可法者自周末迄於宋季總若干人采掇其畧分為儒

牧循牧二編總曰守令懿範思與當官者共之此亦伯
玉之心也夫循吏之政無畔於道謂之儒亦可也儒者
之政非出於循望其治不能也然循吏若鄧攸贏糧以
自給介失其中李離伏劔以申法剛傷於矯此亟功徇
名者之過而儒牧庶乎其免矣夫漢反秦敝與民休息
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延至文景遂移風易
俗幾至刑措武帝外攘四夷內多制作民始凋瘵國亦
虛耗矣孝宣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謂太守吏民之

本思與共之于是良吏獨盛今皇上居潛邸最久知民
務益深嗣位世宗猶宣之繼武也首詔天下減服御節
財用裁冗貲省工作卻貢獻慎簡守令惠養元元相府
並有蕭曹之風焉正右儒時也是書當如崔寔政論置
之几案以為楷範稍加變通師其意不泥其跡斯善於
治矣由是捨筏忘筌斯神於治矣公嘗以示余僭為揚
摧妄有譏評每虛心翕受復命占述并綴如此云

鈴山堂詩選序

遊赤水之津所見無非珠者而夜光明月獨耀於目登
荆山之麓所見無非玉者而苔華垂棘獨駭於魂越允
之冶無鈍劍而湛盧盤郢五枚著其利周穆之廐無凡
馬而奔霄絕地八駿擅其雄物誠有之文亦宜然故尼
父刪詩悉翦蕪累梁昭選藝特采菁英以故代不數人
人不數篇如崔顥鶴樓之詠太白覩而輟翰王灣北固
之作燕公揭以表署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才聞兩
語已歎服於羣公不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

曾不終篇遽增悲於時主由是觀之美豈在多而傳匪由愛者哉詩之為教沿自二京靡於六朝迄唐而詩之極則闡矣宋元降格殆無取焉明興作者調宗正始格祖開元寢淫至於孝武之朝如崆峒李氏大復何氏昌穀徐氏彬彬乎振藻詞林而海內亦且嚮風矣然識者譏評三集未嘗不病何李之繁而取昌穀之精也師相介谿嚴公誕秀綺歲夙諳四始博綜軒年妙契六義若夫避喧玉署棲痾鈐山窮研不倦斯業益臻朝綴家園

夕流京輦至於從宦燕吳祇役郢粵之作真足以晞軌
曹劉軼駕沈宋矣載陟禮曹則儀章填委允升政府而
幾務殷積雖若思靡經心占惟信口然神來天縱動合
大雅即展卷而誦仰山諸詩設使置古名家集中誰復
能指目為今人詩哉訪素遊門牆叨承獎誘辛亥之春
免慈桑謁選部時公寓無逸之直廬招余參下陳於禁
籞劇談彌日懽賞忘年因出全集屬加詳覈嗟乎訪之
謏瑣安敢議割於屠肆代斲於班門乃搗謙虛於吐握

假視聽於聾瞶公之甚盛德茂以加矣嚴命莫違竭才從事佐刺之暇三復華編始則藻績都盈罔可筌棄旣而翫味稍久心醉玄旨乃因王司馬之言而繹之於是乎取諸冲邃閒遠明潤婉潔者十之八九乃又因唐太宰之言而繹之於是乎取諸達而和淡而平者十之六七乃又因劉司寇之言而繹之於是乎取諸渢渢其聲雍雍其度熒熒其文者十之三四凡得詩若干首類而分之勒為幾卷茲蓋連城徑寸時共為珍太阿天馬世

宰其實者也。沆也才，慚任昉，猥以筆札見知，識謝殷璠，妄以蠹管效德，負罪悚息，載拜而為之序。

盛明百家詩集

錫山俞君岳率輯我明之詩，上自洪武，下迄嘉靖，二百年內，自宗室相府以至隱淪閨淑，釋氏羽流，凡一百五十四人，得詩若干首，勒為四十九帙，題曰盛明百家詩。若高廷禮品彙，計敏夫紀事，特未標立，正始。大家諸目及載述作者之源耳。每集各為小序，紀其籍履，非有甲

乙如殷璠仲武也自起家以至謝秩還山幾三十年而書始成尚思購而續也其用心亦勞且密矣余兄弟濫廁集中嘗貽之詩曰媿非河岳藻猶得累殷璠蓋竊比冉曾云夫詩自三百篇而下代有作者漢魏去古未遠猶有詩人之遺風焉晉宋而下齊梁麗矣陳隋靡焉唐以詩賦取士其教盛行然聲音之道既與政通而文章之興又關氣運政有汙隆氣有醇駁而詩係之矣當時君上咸典學能文楚襄詔宋玉之辭漢武慕相如之作

曹家父子蕭氏諸舅由此其選也運革六代唐數三宗
上好而下從亦風起之也況宰相房魏在前燕許在後
皆藝苑之英耶明初猶沿宋元之習詩無足采新安程
氏所編文衡止及樂府意亦微矣高楊張徐四傑崛起
浙東宋王二學士倡之椎輪於輅增氷於水貞觀永徽
此殆萌芽弘治正德之間何李二儁力挽頽風復還古
雅長沙李文正誘獎羣乂摘藻天庭世宗嗣位之初已
丑而後文運益昌海內作者彬彬響臻披華振秀江右

相君亦塵吐握開元天寶庶乎在茲唐戍而後參軌於
大厯防漸於元和矣嶺南類選蜀郡詩鈔繁簡雖殊芟
掇未當是編備矣其他秘在私篋藏諸名山未及流布
者猶倍屣於此然要之不能覓出集中所存也我明之
詩余所著新語與昌穀談藝元美卮言畧示掎摭互相
詆訶大都體格法乎漢魏聲調準乎三唐所未盡合者
寄興之間性靈異秉才情頗乖耳觀者由似而求其異
即盛而慮其衰則思過半矣自後賓館丘墟至為馬廐

婢室惡聞詩書指為雕蟲小伎于是乎有以言承譴者
即使供奉流於夜郎襄陽終於韋素亦何憾焉岳率君
蒙謗左遷竟爾棄置迺不忘初好可謂深於詩矣夫釋
氏嗜佛雖罹八難而一念恒在菩提郢人抱璞雖至刖
足猶三獻以明其為寶是編豈徒果於自信而羣玉將
為昭焉足以鳴國家之盛傳諸後世不朽矣奚避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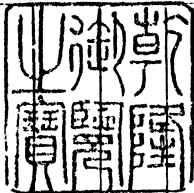
文選雙字類要後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

時義大矣哉若代謝羲繩書契攸造時滋苞籥載籍彌彰至乃金玉三墳笙簧五典矧郁存姬監斐妙尼裁玄風寢揚麗藻逾蔓家稱成誦人尚含章莫不踵其事而增華緣諸情而綺靡羸炎以來於斯為盛乃有梁儲講藝選輯羣言唐采博聞廣釋厥旨然渺泛滄流罕識涯涘雜陳鐘磬莫辨宮商至宋學士蘇公易簡芟翦繁蕪掇摘菁粹門分彙別壁合珠連言成數千都為三卷題曰文選雙字類要紛乎具美哉夫比屬義意則漢雋非工

弋釣篇章則左奇為劣由是精義者沿洪波以討源輟
辭者茹蘭芬而吐秀庶幾錯綜斯文不徒鼓吹小說而
已或謂雕琢瓊瑤遺恨抱璞刻削杞梓取譏不材嗟乎
寸珪尺璧咸足云寶製錦裂繡奚病為華此固玩物者
之致曲而非忘筌者之通津也得失大較罪知蓋半矣
柱史莆陽姚君虞負俊逸之氣擅宏衍之才耀組二京
持戟三楚驄馬所及每御縹緗簪筆之餘不廢詞翰惟
時海內作者颺起之子雲集各思追述大雅步驟前英

道軫爰邈濫觴在茲乃擇循良俾授梓匠耶副選部用
翼騷經固韶樂之元聲法乘之正印也引而伸之存乎
其人云爾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甫司勳集卷

三十六至
四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_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

_臣

李鼎元

謄錄監生

_臣

唐張翊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六

明 皇甫汈 撰

序集

陳約之集序

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督學於梁即捐館淇
上歸櫬越中時太史唐子應德以上書失指免官祠郎
熊子叔抑以奉職忤意承譴二子者不遠數千里漬絮

酒以入甬望總帳以出涕撫藐孤於素室搜遺草於名山而後相與別去余方倚廬未果從邁嘗移之詩而悲焉亡何唐子刪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荆令某登梓而以序屬余申之曰昔先士安假寵於太沖子獨無意哉余不能辭叙曰夫聖王耀德志士殉名是以神龍驤首幽雲景蒸寒蟬發聲涼颼始冽當其生利見之辰適司鳴之會履好文之朝遇同時之主凡含經之生綴辭之士孰非摛菁挾藻以締國華者歲在己丑天子覃側席

之慕相君有開閣之風乃縹組講藝影纓味道契協塤
箎言郁蘭蒨彬彬乎號為得人而海內嚮風矣枚朔丘
馬迭晉於漢庭陳劉應徐同升於魏室坐論豈足多乎
是時也侍讌登歌則家追大雅從游第頌則戶起新聲
一字之工聞奇而傾耳片言之巧覩縟而躍心紙價騰
踴於都門簫譜浸淫於禁掖若陳子者方齡於終童比
才於賈生雕章綺合藻思羅開顧英時一時尤藝苑之
選也然而好惡易更盛衰頻復不逮之隙構見忌之釁

成斯長沙之役往而金馬不容於陸沉矣陳子於是稍戢鋒穎卒就繩檢猶且寄興於山川發憤於歲月周爰於馳驅宣情於羈旅述造益工豈曰在外無奇哉流盼之間不十餘年而向之契協塤箎者邈為參商言郁蘭蒞者折為萍梗子竟長逝化為異物良晤愴跡於南皮零落傷心於北海蓋為此矣今考誦其遺編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適軫於平原晞駕於康樂麗於游燕充於入洛雋永於浮湘備於吳越甌閩間展可傳以不朽異乎

湮沒無稱者矣奈何湛思勞於吏牒迅翮推於嶮路雄
才頓於促景榮名乖於中壽使鳳池未褫曜靈假年究
其所底寧止是乎此運命之奧蕭劉所以互論而董史
所以同悲也唐子諒余之言哉因占為序并系詩於末
簡

殷給事集選序

魯國殷給事集二卷李子植卿寄我於曲梁一曰瀛洲
一曰芝田皆其領邑時撰綴也陳氏叙曰殷子之作奚

雷倍是而火於任城茲殆其燼餘耳余山居寡營頗耽
羣藝遂選其近古者彙分之都為一集以竢好事者梓
而傳焉昔人謂州縣之職徒勞人耳詎不然哉蓋政務
絲棼法網荼密兼之牒訴倥偬嬰其懷塵容罄折違其
好挾撓苛飭易啓其釁關白清覆不盡其才而觀察以
此優劣銓衡因之上下故馳競巧宦者蒙采拔恬澹立
遲者嘗坎壈矣殷子出處之槩畧具自傳七齡誦書挺
童烏之秀弱冠登朝懷賈誼之泣移病東歸有潘岳閒

居之情觀道泰岱為史公好奇之遊應召中起有孟博
清世之志初蒞靖江日坐孤山以眺溟海再拜青田屢
憩洞門以探靈秘雅慕叔子峴首之風喜談葛公勾漏
之事矣時羣盜竊發齊民愁苦方且鳴絃以覃化揮翰
而清嘯既而定交太初投分密友則又北海屣履於鄭
玄南州下榻於仲舉者也殷子之致為皆犯俗禁而坦
然不疑興禮樂宮室緣飾儒術所在稱治去輒見思可
不謂文吏兼長耶覽夢漁之說而悟陽晝之喻誦朱愷

之獄而感鵠亭之寃是皆彰彰足傳者豈徒言辭乎惜乎年不踰於中壽位不躋於千石功不銘於盛時業未見其所止稍遷給事遂乃遺世狗名縱軀委化此獻吉所以咨嗟於張子公濟所以悼慟於常生也造物忌才諒哉同悲矣

少華山人詩選序

司馬氏少華許公刻其集既成馳一介之使發咫尺之書遠自秦中授余吳下甲緘披帙爛然滿目雖河叟眩

視於獲珠魏文駭觀於捧珎無以過也重以周稱之辭
况以三都之事屬余選輯而為之序昔子建好人譏彈
士衡自為不逮公之撝謙千載同揆然瞽無與彩假累
其明蒙實懼焉辟之於山自拳石介丘以至崔嵬峻極
不可殫究者山之全也然而姬傳所載若金闕玉臺雲
峰崖館天台日觀特標其異測之於海自涓流礪空以
至洪濤迴狀不可窮狀者水之全也然而酈經所紀若
蓬瀛渤海滄溟碧津歸墟尾閭鯁壑鮫室特著其靈是

故至寶必希用多為拙聞諸人文誰曰不然今夫綴辭之士必性識默成才情天縱斯臻其妙公產西京神臯奧區實鍾厥秀猶申甫誕祥頌彼嵩嶽淵雲拔藻歌此岷峨也遂早踐玉堂之署盡發石室之藏冥搜墳索泛閱局檢時則升車寄慨人為避馬造門問字客羨登龍辭鋒與之遊談武庫資其博物至若緣情寄興恒得於山川之助公則踰淮探會采菁華於言偃之里浮湘懷郢繹騷辯於屈宋之邦臨燕趙以悲歌望榆關而清嘯

故其為文也氣逸奔馬思鬱凌雲艷若霞綺纖如霧縠
響合英韶意新葩粲其為集也賦麗以則詩浚而婉短
律淒清長篇瓌壯序紀渾瞻碑銘典雅贊頌彬蔚牋啓
朗鬯他若抗疏條奏讜言盈牘別布傳焉集前為宦遊
後為歸田外為陵下遼海凡若干卷共若干首體必兼
善調匪偏長玩誦再三莫可芟棄乃掇其詩之極精者
名曰詩選與全集並行文畧翦其應酬諸篇而已斯地
也先漢隆盛羣英臻附以公尚論參美在茲矣吳趨值

持斧之時先君蒙傾蓋之日余方典謁獲奉光儀試宰
畿內再厠下屬感忘年於交知思効德以末伎竊嘗慙
夫任昉之序王編但侈官猷蕭統之題陶集徒彰士節
不能述匠心之源究作者之槩故余具論如左至於東
憲以端軌貞教以弘範東山暫臥而望繫蒼生北門再
召而威懾驕敵則有竹帛所書秘在國史靡得而私焉
公當訟牒填委猶含毫沉思羽檄交馳而揮翰罔輟蓋
以年壽有盡令名無窮金石可銷斯業不朽云爾

夢澤集序

夢澤集者齊安王君之作也君名廷陳字稚欽號夢澤子因以名集云父南墩公濟孝廟時登壬戌進士為吏部郎生君穎慧絕倫髫齡即能綴文殆由性靈非假師授黃童世謂無雙倚相時稱能讀咸楚產也君實似之吏部公愛之甚常云王氏千里駒復見此子矣甫冠舉於鄉越丁丑試春官俱為禮經第一廷對擢高第選為庶吉士與東浙汪子應軫江子暉闕中

馬子汝驥許子宗魯任丘鄺子灝大梁林子時曹子嘉
西蜀余子承勛楚顏子木暨君並摛藻揆天敷華緯國
得人之盛彬彬首是科矣江子為文鉤玄獵秘雜以
古人奇字指既闕眇語復聾牙令讀者謬根眩電至莫
能句隱口汗顏而罷王君每有所造輒大叫以眎人
曰有能增損一字者願以千金為賭恐呂覽金卒莫
可得也又好為譏評由是人多陽服而陰憾之矣歲
餘解館拜為吏科給事中值穀皇帝將南狩在廷羣臣

咸諫止之章奏日盈於公車不獨言責也王子乃激衆
詣闕下上書宰相熊峯石公典司館教危言沮之曰倘
禍叵測老夫力莫汝庇也旦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
語侵石公公為大慙其縱誕多此類先是忌者以館中
譏評語浸淫聞於政府政府銜之書上果諷吏部出補
州郡吏竟得裕州夫脂韋磬折不習其容訟牒填委又
非所好至則治尚嚴棘不畏強禦法行貴戚有鷹擊之
風謁御史不為少貶迺晞附權勢文構讐稔遂使鍾儀

繫冠於楚囚鄒陽按劍於梁獄悲乎今上嗣位湛恩汪
濊虛納曲貸諸子稍稍晉復君獨絀網擯棄顏子嬰禍
尤烈至使患同黨禁而榮異彙征去均淵墜而進乖薪
積世共惜之自後一紀而余忝己丑進士識崑崙山
人於都門山人者張詩也雅善諸子間與余道夢澤事
因聞其詳余亦濫有時名諸子引與締交未嘗不延頸
想見王君也況負才使氣亦與同病尋以觸忤權貴賴
天子寬頌謫為黃州理官是役也不以左遷為恨而以

得繼蘇長公為榮不以赤壁為樂而以得見夢澤子為
幸下車亡何乃乘雪造其廬時君足跡久不入公府余
置自外負居由別館君亦不惜造余乍奉半面驪若平
生接以杯酒申以贈章辭載集中夫王氏業紹青箱官
聯朱紱為楚世家君又令其子暨第若姪從余游嗟乎
君胡白首於衆而傾蓋於余余亦胡為在衆欲殺而在
君獨憐也顏子雖清揚未覩而芳訊亦數相聞矣君屏
居幾二十載釋懸於爵服娛志於琴書覃思古人專精

作者屢勤剡薦恥赴弓招觀其上顧中丞陳監察書若
嵇康之絕山宰及寄余懋昭舒國裳二劄即楊惲之報
會宗其節槩可想見矣君方歛英戢銳撫謙履坦不以
才華傲物而以道術誘人使早年砥行能然可優游以
取卿相然未能宣耿介發孤憤如晚歲所底也固知書
成於去趙賦就於還邛人爵榮名豈有旣乎終不以彼
易此矣夫楚多材之邦而辭賦之數也屈原見詆於上
官宋玉蒙詬於登徒禰衡被害於曹瞞然其志則爭光

於日月而其言則等敵於霄壤矣君亦奚媿哉是集也
樂府古詩潘陸齊軌下擬陰何五七言律沈杜比肩叅
之盧駱文效左氏國語而兼騁班馬書類東京尺牘而
雄視崔蔡足以不朽矣凡詩賦十一卷文六卷共十七
卷成一家言舊刻於家塾季弟廷瞻刻於淮陽姪同道
又刻於吳中而吳板益精矣

五岳黃山人集序

山人諱省曾字勉之黃氏季子也苗裔汝南葉繁江左

武德由提戈䟽爵奉議以射策發科乃知易學起乎將
軍刑書隸於司法矣倬彼先考維我舅氏繼積旣饒贏
貽悉滿山人幼在紈袴雅尚墳典每歎曰昔謂黃童無
雙今安知有二哉遂散金罄橐購緗充架覃精藝藻鬱
志儒林糟粕城旦之書寤寐竹帛之業一經口誦允為
心極旁通柱下流覽埤官左史尚其能讀東方詎云足
用子政謝其博極中郎慙乎該綜於是文恪公鑒以偉
器新建伯期以千里喬司馬申倒屣之接霍少宰垂推

穀之獎漁石唐公造次晤語即敦久要空同李氏未奉
半面先投書謁遞斯而下鴻公鉅卿咸以交知山人為
榮否則為憾詳見自傳事多不載山人雖跡晦丘中而
聲馳海表矣乃與仲氏晞軌二俊並駕一時師資友于
商榷公是力追古則盡滌時趨忌者詆為別立門戶而
不悟失之逕庭矣既而仲氏以明易舉南畿第一山人
屢黜乃棄去更治詩亦擢置第一循例計偕登臺展駿
都人欽遲朝列虛左噫歌累月觀止而返然薄翫軒冕

耽情山水欲長遊名岳託慕向生因號五岳山人歲在
戊戌謝南宮之招締西湖之賞與豫陽田子窮探歷覽
更唱迭和賦詩成帙增價藝苑視攀龍鱗稅若蟬翼士
益以此賢之至夫使者行部守令下車莫不藉其人倫
訪以政事雖名在諸生而禮隆上客舌妙談鋒腹韞經
笥嚮如應叩泄若縣河聽者膝前靡不心醉自是問字
之樽日陳於座上在浚之旄雲爛於戶外山人肺病倦
遊玄思甘寂繹我貴之旨達名親之累不為家省鬻書

自給深居却掃專意述造乃叙頌高士以寄志焉迨夫
晚歲絕戀區中結友方外馬遷習道於黃子許詢參梵
於支林故其詩往往娛康樂之清暉屏淵明之喧埜緬
景純之仙遊契摩詰之禪理兼以苞蓄既富探汲不竭
譬玄黃雜組而縹彩炫目金石疊奏而英韶盈耳璫璣
並儷而世覲其實椒蘭俱燠而人挹其芳思劇沉幽語
罕仍襲凡象外難摹之景必鑄以新範雖目前塵瑣之
態亦緣以華辭宿構非工食時為敏今品味全集賦頌

準乎騷經詩歌本之古選興寄備乎開元序說參之二
京碑誄酌之六代語苑祖乎充衡連珠合於平原客問
擬於韓傳玉畧覈於河上典錄昉諸越裳是故鏡理者
取為著龜博物者資為武庫儲說者竄為累繩綴辭者
采為筌餌又以才猷經世數值遠時故鳴不以平言由
孤憤年才半百奄隕大命詎不痛哉黃集總為百卷部以
十千手自銓勒藏之篋中厥嗣姬水授玄霄諸童烏屬
草方於文考捐彼負郭壽此遺編嗟乎雕論足傳知徐

生之不朽鳳毛早秀慨荀令之猶存余與山人有中表之戚號為相知故序次不誣云爾

徐迪功外集後序

徐氏迪功集六卷為君手自定正空同李子刻於豫章或曰李子稍芟損之其說出於少谷鄭子自今觀之徐集獨綜菁英莫可瑕類非其佳穢自得去取過嚴乎家兄山居搜逸稿於元子伯虬乃歎曰丹以素掩華蘭以薰奪氣顧變態不窮豈形質實絕者哉遂選而刻之題

曰外集勒為二卷昔人謂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言洛
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若夫窺苦心於初構究條理於
終篇推廣厥致無害並存矧操龍泉以議割持夜光而
論照卽千載端拜曠若神對孰謂後世無相知定吾文
者耶嘗考論弘德之間李何諸子追述大雅取裁風人
一時藝林作者響臻同好景附咸足馳騁海內而徐君
亦獨步江左矣然而意見杳鑿造詣堂堂恥凌好勝詆
訶生焉君兼尚玄虛守寂寞祿位不顯聲稱亦微毛嫵

雖艷不悅於凡鳥陽春誠麗寡和於巴人李子未化之
談家兄知難之歎可合而觀矣今或未辯音節窄閑興
寄剝綴靡辭詭於風雅俗方貴耳羣起吠聲辟燭火之
焰其能爭光於日月乎此君山知玄經之必傳中郎抱
論衡而秘玩者也詩之品藻二序詳焉余故不多評云

何翰林集序

何君元朗嘗撰綴詩文累萬言輯成名曰何翰林集繫
之官也學憲莫君序而傳之間以眎司勳氏余為嗟賞

久之蓋君自綺歲從經師遊即厭棄時義耽嗜古文博綜九流研味四始兼抱濟物思効一官試諸生間輒拔異等竟以數奇蹶於取第惜哉宰相察其才強之起家拜南京翰林孔目地既清華職復閒散俾克覃志著作賢哉相君賈生不為不過矣先是吾鄉文徵仲氏亦以推擇待詔金馬門後十餘年而蔡九達氏繼為南孔目嫻於文辭日與上公鉅卿交聲聞籍甚世傳南館集云後二十餘年而何君繼之二君德學頗相埒蔡性迂立

逕風流醞籍何殆過之夫陪都者古所謂秣陵建業也
表以鍾阜環以大江地稱壯麗俗號繁華君雅好山水
故樂居之每自解曰令我守茂陵之園索長安之米亦
足陸沉乎然非所好卒上書自免設勞以訟牒屈以手
版當不俟六百滿而邴生行三徑荒而陶令去矣何君
亦古之勇退者哉君雖謝秩猶眷戀石城將營別業及
桑梓溢於海波柘林殘於烽火遂懷避兵之圖益堅卜
居之志杜甫草堂開於潭水羅含精舍寄之江陵加以

談若懸河識同藻鑒或咨訪政治或詮析名理君為揚
推古今指陳堅白車騎填門履綦沓座南國人倫更逢
有道西京遺事復見憑虛其暇日也狎梵侶以玄探結
勝流而觴咏每一篇出匪但藝苑翕推而閭巷遞誦鳳
館咏昌齡之句難林售居易之篇曷讓焉君又妙解音
律晚畜聲伎樽罍傾於北海絲竹理於後堂躬自倚歌
尤長顧曲江左餘風不在茲乎昔相如不與公卿託疾
倦遊陳思恥事翰墨上疏求試誦君館中言懷乞休得

請諸詩可以槩見至與王左輔趙中丞二書使秉麾當局
勲烈亦豈少哉由是知寄興非遠而輦悅其辭持論
不洪而枝葉其說以此言詩與文失之千里矣莫君深
於藝者為君文法劉向馬遷詩本蘇李而進體出高岑
間評覈良確矣仲氏叔皮由進士為郎聯纓南署亦拙
宦工文方之求點云夫華亭自機雲而下往往有兄弟
齊名者二包長謝兩范嗣興靈淑誕祥信不爽哉

徐文敏公集序

昔余先子中憲公嘗謂沅曰我明制科遇丑輒得文士
乙丑吾鄉翰林徐公其選也汝嘗從公遊又為公所取
士亦由己丑擢第將弗圖紹厥美與汝其勗之夫文闕
氣運詎虛語哉契革羲繩葛天已飛浩唱音流媧管叢
雲遂拔幽詞監二代以郁周參列國而芬楚詞人間出
騷客嗣興炎漢肇基六十餘年延至文景海內又安化
臻刑厝武帝方嚮儒術招賢良徵文學之士以公孫弘
為宰相擢嚴助為中大夫由是買臣壽王枚朔膠終等

並列左右觀子虛為異時見主父而嗟晚開東觀延賢
之閣置金馬著作之庭唐虞邈矣文不在茲乎明興高
皇帝薄唐宋之緒陋前元之習息馬論道投戈講藝百
五十年孝皇垂拱於前毅帝祇台於後治號時雍比隆
文景長沙李文正公挺儒流之宗秉人倫之鑒獎誘後
進軼軌平津時李員外何舍人又抵掌而談秦漢奮力
以挽風騷乙丑策士顧文康榜也公與會稽董公玘分
宜嚴公嵩鄴郡崔公銑雲間陸公深南海湛公若水並

在翰林出人禁闥郎署之間則有給事殷雲霄倉曹鄭
善夫迪功徐禎卿咸逞雕篆之伎締筆札之交非秦漢
之書屏目不視非魏晉之音絕口不談當是時毅帝雖
耀武而兼好文六龍北狩八駿南巡之回之曲度紫塞
以遙聞橫汾之辭望翠華而通奏雄材大畧殆非漢武
之匹也公之婦翁為文恪王公參衡亞相合璧長沙乃
接芳論於外庭授詩法于甥館所造益弘深焉若夫元
光發憤以上書建安摘藻于中論東海綴玉臺之詠瑕

丘輯珠英之篇遡其淵源實由苗裔公與李何特相友善朝夕揚權往復譏彈每有撰述輒為嘉賓矣世宗臨御崇儒重道稽古禮文將柄用公羣望攸歸帝心簡在貳秩宗則寅清亮績佐銓筦則允哲端揆與會稽均職齊名擬之董賈焉余覽唐子應德叙中峯集曰弘治以前未嘗言秦漢而能盡其才近守繩墨而不離乎法蓋病乎世之決裂以為體鉅釘以為辭公之文庶幾類此而詩則方駕李何翼響迪功矣或謂館閣之作踈於昉

古而巧於徇今不知視草宣麻訓誥之體典則攸宜綸
綍之音潤溫斯稱差與外制判耳踰一紀而為丁丑舒
芬榜也時則江子暉顏子木王子廷陳許子宗魯彬彬
盛矣又一紀而為己丑羅洪先榜也時則唐子順之陳
子束任子瀚熊子過李子開先不能悉數而余光誦先
君之言竊附諸子之末幸矣前之為癸後之為辛推之
恒驗否者氣運消息盈虛也夫士閱三榜才僅若人皆
首華金步鳴玉負璽丹地揮翰紫宸宮唱商和霞蔚雲

敷朝露溘先晨星零落所不朽者託之斯言悲哉凡古
今詩合序記碑銘頌贊傳說雜著及經筵講章總若干首
勒為幾卷題曰徐文敏公集云公卒踰三年仲子玄成
赴闕上書而祭葬錫再上而贈典隆謚蔭備踰十五年
季子玄素請於監司而祠宇考又踰年搜採遺闕刊校
訛謬彙次之屬余為序以梓而文集成嗟乎龍門罷御
媿任昉之非才鳳池有毛慨公業之不死云爾

皇甫司勳集卷三十六